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四

題跋 游行

題雲安下岩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書游靈化洞

始予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矧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

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書張天驥所居

州人張天驥隱居求志上不遠親下不絕俗有足嘉者近卜居雲龍山下憑高遠覽想盡一州之勝當與君一醉他家慎勿匆匆去也

記公擇天柱分桃

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徃來之衝而不爲人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書遊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皆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直一憂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皐

亭書

書臨皐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空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態愧愧

書臨皐風月

臨皐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書贈古民

古民南塘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跋秦太虛題名 并太虛題名

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過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

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領愬于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登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昔時遊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余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余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參寥入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余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

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參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勁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弟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木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

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實於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劇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蘘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爽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題連公壁

俗語云強將下無弱兵真可信吾觀安國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事者此寺當日盛矣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凄然紙窻竹室燈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人去追索也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新米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時無適而可耶

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蒻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

神見怪驚吾禍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由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鬚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追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蒹舟橫江而去僕登夏口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罷客過歲准備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山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其四十九而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

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驟駄鐸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蝎此語眞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書遺蔡允元

僕閉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舡中相別允元眷眷

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蓬萊閣記所見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并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以來六祖師人物皆絶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

作人言也此璧列於冠蓋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年晚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等林泉甘寒汶師常不落第二陳季常林下士也寓基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故予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書請郡

今年吾當請廣陵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請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

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書贈柳仲矩

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杭州題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

東坡書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

贍書

題損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跡陶元亮云嗟歲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況吾儕乎軾書

書贈王元直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傳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齊青鮫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

也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毋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書贈張臨溪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

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棲閒乎東坡居士書

題跋 游行

書贈楊子微

故人楊濟甫之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不果可持是示濟甫此即書也何必更作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賞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

新興州守蘇軾書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冲玅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玅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敬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真君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墜真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岩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觀觀玅法像實聞此言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潴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游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罷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益爾至昭

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楊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江南賢於江北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開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子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一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蓁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殽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邁

檢史珏實積長老老僧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嵓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淮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桅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寢書以付過

記與丹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丹闍梨夜坐饑甚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丹談不二法丹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題白水山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務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火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

可食公能携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井
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字盖蘇軾也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
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
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
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
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旣乏意

欲就床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至
良久忽曰此間有甚磨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
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
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記胡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
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
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
稽首而記其事東坡居士蘇軾書

題樓禪院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
五是月丸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
綴乃是君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大清合江樓下秋碧
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蒼苔敗屋七八間橫斜砌
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
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

小亭以名之丙子臘月二十一日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
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
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
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
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
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
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

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筮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尔靡之差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之

書謗

吾昔謫居黃州魯子固去憂歸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嘆息吾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遺口語無數蓋生時與故歸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

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誘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書潯陽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水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烈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

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

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頗視幅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書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月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

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儋耳漁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舁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尒時宗道聞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逝各得其所吳氏實獻喜作禮而退

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温陵王懿許琦舁者二人古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書贈游浙僧

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容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佳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見潁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

二年五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泞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舡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跋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復厄於此乎徐聞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及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欲斯文喪耶必濟已而果然

題廉州清樂子

浮岩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紳修使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五終

雜記 人物

仁祖盛德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宫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果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虚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鷹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真宗信李沆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

時沆之没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没二十餘年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賛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胥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賜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臣軾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于縣亡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

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臧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被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簡

錄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彭孫誦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

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玉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慶公卿韓持國至詰其弟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謔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頴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乃諫其后執先王

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黔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黔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

吾識識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
果狽乃尔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尔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曮爲三司副使踈決河
北囚徒至定州瑋謂曮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
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
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
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荼緜
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又以此殺人荼緜日
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前乎乃止不殺吾聞而異之使
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
君爲樞府之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曮雖受教蓋
亦未必信也其後曮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
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
曮之孫爲黃門壻故知之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
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一使契丹
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
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

劉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美盖不足道也

黃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黃寔言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鋌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眞尔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盖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悞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過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舡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時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郡當具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蔡延慶追服母喪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廼乞追服廼知麟篧蜱綏不獨成人之美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廼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廼尔遠耶予謫居于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爲譔梁武懺引者也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卽先相武襄公張則容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詰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祭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

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搆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于丁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某方論曰周種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韓鎮酷刑

韓鎮爲秦州酷刑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玉汝鎮字也孫臨最滑稽尤善對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應聲曰可怕李金吾

天下以爲口實

蜀公不與物同盡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發蒼黑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晝形往而氣血不衰故發於外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必不與萬物同盡有不可知者矣

韓狄盛事

韓魏公在中書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温公過人

晁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余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

文忠公相

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動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張安道比孔北海

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説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憂也吾聞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憂哉

宰相不學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夾注轎子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爲民借兩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轎子聞者爲之

絕倒

劉貢父戲介甫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而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鞾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以利害民

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摧饒州垣罷自監權得提舉成馬偶讀太平廣記正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徐浦下場鹽官悔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代不乏人也

以樂害民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

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七

雜記人物

史經臣兄弟

先友史經臣字彥甫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沆子凝者其弟也沆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甫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畧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絕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爲治喪立其同宗子爲後今爲農夫無聞於人沆亦無子哀哉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張永徽老健

蜀人張宗諤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堅健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啸歌而已恨不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陳輔之不娶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子有猶子乎曰有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饑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張愨子

黃州故縣張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襦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

者蓋不可知也

子由禪語

子由爲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效生可以相待禍福可以相共唯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子由幼達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眞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

馬正卿守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傳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憂得

李與權節士

李秀才字與權居太學八年未嘗謁一日告爲祭酒所知趙公材求士於祭酒薦之遂爲公材客可謂節士可喜可喜

馬憂得窮

馬憂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憂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憂得爲首

黎子明父子

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讒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予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穎谷封人之意

唐名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名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字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百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資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名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以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名從輩也

黎檬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

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閶市人有
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
木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爲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
者也
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者猶亦能文守道不苟隨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
黨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
公洶洶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宋照僧

宋氏子名照僧以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
守素參寥參寥于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赤壁
二賦鏘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參寥法
孫東坡門僧也

鍾守素

參寥參行者鍾守素亦參寥有年未嘗見過失僕常默
察其所爲似有意於慕高遠者參寥言秦太虛有意
爲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得出家
此亦善緣僕既隨喜然參寥參不善十人故書此以付
守素

妙總　以下書贈惠誠

妙總師參叟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維琳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圓照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才長老

秀才本覺寺一長老少慕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者皆一時文人

楚明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守欽

蘇州定惠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超絶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畏可之寒予往來三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思義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益其有過人者

聞復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變態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

可久清順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否

法穎

法頴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
元夜予作樂于寺頴坐一夫肩上予謂曰出家兒亦
看燈耶頴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
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惠誠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
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
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
余意且爲道余居此起居飲食伏以解其念也信筆
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

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書贈榮師

僧監大師顯榮行解俱高得數日相從殊慰所懷

禪戲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碍羹釜中有何不
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不喫得是
大奇不大奇一盆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僧自欺

僧謂酒般若湯謂魚水櫻花謂雞攢籬菜竟無所益
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然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

名者與此何異哉俗士自患食肉欲結十齋杜長老聞之欣然曰老僧願與一名

記焦山長老答問

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衆云適來醉眠向甚麼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乂手而立

寄參寥龍丘答問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

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即令汝作龍丘子無對

記石塔長老答問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箇是塼浮圖邪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記南華長老答問

居士着納衣因見客着公服次謂南華曰裏面着納衣外面着公服大似厄良爲賤華曰外護也少不得居士曰言中有響華曰靈山嘱付不得忘却

記卓契順答問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垺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綴步而去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七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八

雜記

空冢小兒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弃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唯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求小兒

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靈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予言益嘉祐六年

太白山神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内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要會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二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華陰老嫗

眉之彭山進士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夔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碑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有行

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三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莫有見者

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爲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鬒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刼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池魚自達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

池以磚甃四周皆有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
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湧
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
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
局二十余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而自達理
自然耳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游青
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
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某
年某月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
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軋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
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
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亦矣然四
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僞特未可
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

幸思順服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無賢愚皆
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
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蘄

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
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
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
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中不渴蓋嘗啖物而
不飲水云

王平甫憂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憂有人邀之至海
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
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
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況
然憂覺時禁中已鍾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
項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
長樂鍾來憂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
君嘗憂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莫奠若有
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十以錢十之曰往靈芝宮其
果然乎十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
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憂寔相
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
物理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
書以慰其思

憂吞舍利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憂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須要好硃砂五六錢乂手擎一小卵塔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開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為三分僧先吞兄與弟繼吞各一兩撊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憂中甚明故閑報為笑

憂彌勒殿

僕在黃州憂至西湖上憂中亦知其為憂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憂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衣策杖謝諸人曰憂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憂因書以寄之

應憂羅漢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子將往岐亭宿於團風憂一

仰臥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適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目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中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副使眉山蘇某題

又

僕往岐亭宿於團風憂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僕與慥入山中道左有廟中神像之側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憂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蓮命工完新遂寘之家國院左龍右虎葢第五尊者也 苞按重出小異

仙姑問答

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爲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父爲屬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宅日必貴於人遂送妾與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娶妾爲侍妾不歲余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過見此事奏

之上帝上帝勑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
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三
姑云見有一所主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爲甚官
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又問
上天既爲二姑理直其事夫人後得甚罪三姑云罰
爲下等云姑因以啟謝云學士刀筆冠天下文章爛
寰宇身之品秩命之本常朝野共矜而不能留連皇
王懷念而未嘗引拔暫居小郡寔屈大賢如賤妾者
主之愛而共憎事之睥而無避罪於非辜之地生無
有影之門賴上天之窕情使徵躭之獲保何期有辱
朝從下降寒門罪宜干誅事在不赦維持陰福以報
大恩又問云某欲棄仕路作一黃州百姓可否三姑
戲贈一絶云朝廷方欲强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
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余欲置一庄
不知如何三姑云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
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處下脚耳贈一絶云蜀國
先生道路長不曾揷手細思量枯魚上有神仙去自
是凡心未滅亡又謝臘茶詩云陸羽茶經一品香當
初親受向明王如今復有蘇夫子分我花盆美味嘗
又謝張承議惠香云南山寶木出名香百和修來入

供堂賤妾固知難負荷爲君祝頌達天皇又贈世人
云贈君一術耿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隱賄隱財終
是妄謾天謾地更關情花藏芳藥春風密龍卧深潭
霹靂驚莫向人前誇巧佞蒼天終是有神明又贈王
奉職云平生有幸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濟時蜀國乃
爲召分野思余自此有前期又爲琴歌云七絃品弄
仙人有留待世人輕揷手一聲欲斷萬里雲山林鬼
魅東西走況有離人不忍聽纔到商音淚漸傾鴈柱
何須誇鄭聲古風自是天地情伯牙久後無人知君
侯手下分巧奇月明來伴青盡陰露齒笑彈風生衣
山神不敢隱蹤跡笑向山陰懼傷擊一曲未終風入
松玉女驚飛來任側勸君休盡指下功引起相思千
萬滴苞按前見小畧此詳

王翊救鹿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憂於水邊見一人
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
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
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
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絶大獨
在木杪迺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弃其核

胡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堆如桃仁迺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暈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黃鄂之風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迺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它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取以予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閉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陳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書史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攔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傍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捕網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三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

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
聞下吏追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
詣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
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卽不同
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徐問眞從歐公游

道人徐問眞言滁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
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
州問眞來從公游久之乃云聞公政化復來汝南公
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嘗有足病壯以異
莫能愈問眞教公吸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
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
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鉄冠丈夫長八
尺許立道周侯之問眞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筒行數
里童告之求去問眞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丹三覆
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
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
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
病某以問眞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二十日
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

道士鍛鐵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醜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費用匱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金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火藥鍛皆爲銀乃去後數十年道士後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騾此人腰插一鞭從其後道士遥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搥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不見

金剛經報

蔣仲文聞之於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鑛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鑛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記年平生誦金剛經嘗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心則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守一若饑則一與之糧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得所謂一者乎

師續憂經

宣德郎廣陵郡主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喪其母吕夫人之十四日號擗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世所傳本多誤唯咸平六年刊

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翁欲訪此本而不可得苦寢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亹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亹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亹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亹求之而獲覩鬻糟薑者之狀則亹中所見也德翁舁行扶柩歸葬於蜀其方駐嶺外偶弔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同郡蘇某記

廣州女仙

予頃在都下有傳李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亹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益有見太白於酒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有無其不可以意度也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絶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豈之然味其語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遊其必有以致之也歟

鬼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理皆非也意有其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

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
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
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
妻迺反以爲鬼也

石普嗜殺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慙悔也醉中縛一奴
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
畏其暴不敢以實告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爲必
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作普亦愈

陳太初尸解

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
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
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
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
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
予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
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
別將所得進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
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
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

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耿耿焉有一
陳道人也

黃僕射得道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
僕射益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
在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
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
人間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
風不改舊時波遂投筆徑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
孫云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
者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
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
子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
且弔子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
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
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
子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子何人也而
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壽禪師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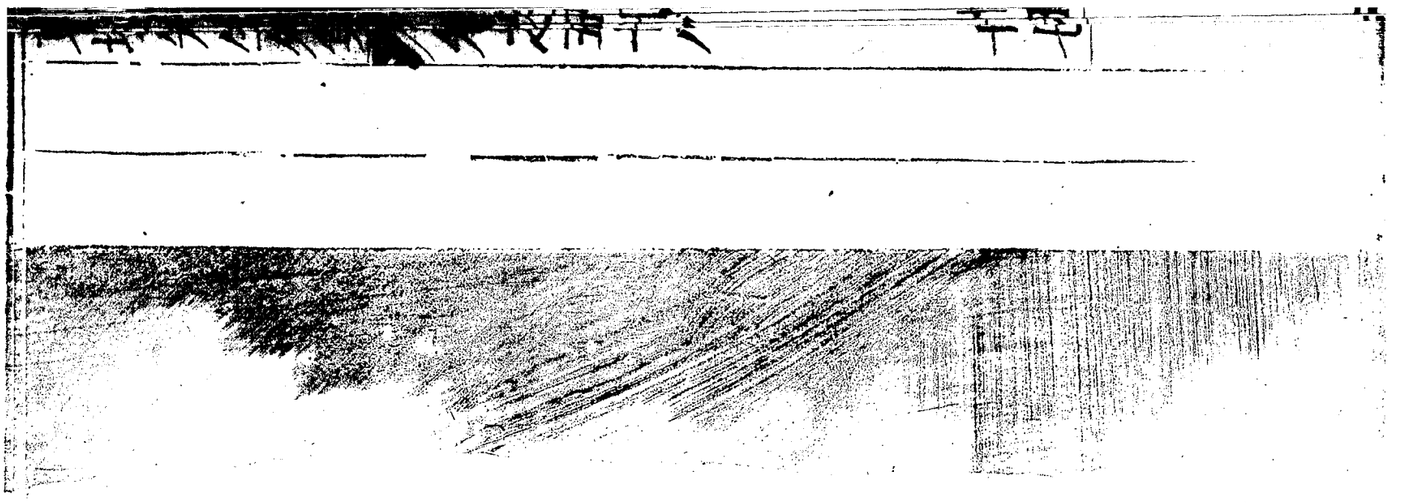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迺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迺現市曹以度學[illegible]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寧逭海上去此地稍近當此證阿羅漢果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言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益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

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予驚而悟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爲世戒

廣利王召

余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眞人南鎮夫人造焉出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劒冠服而出從二靑衣余曰海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大聖王皆禮秉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摇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王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鬠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視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八終